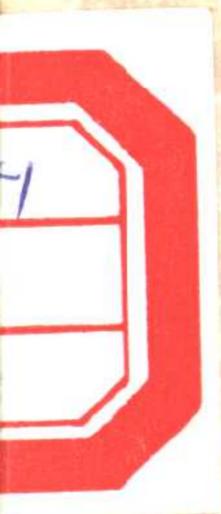




# 瓜蒂庵文集

谢国桢

doc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 
获取更多电子书



书趣文丛……③  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---

# 瓜蒂庵文集

谢国桢

书趣文丛……③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瓜蒂庵文集/谢国桢著. —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6. 9  
(书趣文丛; 第三辑)

ISBN 7—5382—4532—4

I. 瓜… II. 谢… III. 杂著—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69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02810 号

## 瓜蒂庵文集

谢国桢

---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 
(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)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:13.75 339 千字 插页:2

印数:10 001—16 000

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王之江

技术编辑:华 德

装帧设计:陶雪华

美术编辑:谭成荫

特约校对:良莹娟

责任校对:马 慧

---

ISBN 7-5382-4532-4/C · 158

定价:18.00 元

## |《书趣文丛》第三辑序

过去说过，因为能不能以读书为趣，惹起了一些小小的波澜，于是产生了这套《书趣文丛》。现在，这套书编到了第三辑，作为编者，是不能不诚惶诚恐地感谢各位读者和出版家的厚爱了。

单说“书趣”，不免会有种种“别解”。“趣”之一词，现在时髦得紧；当然，越是时髦，越是会生歧义。究竟来说，“趣”毕竟是属于形式一类的东西，因何生“趣”，原因各异。可以说因书生趣，但书又何其多也。报刊上有句流行话：过去无书可读，现在有书不可读。那么，过去不能谈书趣，现在又何尝可谈书趣！当然，此话太绝对。现在之不可谈书趣，只是说不可笼统谈，而必须辨其趣之所由，如此而已！

由是，我们觉得何妨再编几套“书趣文丛”，让大家看看那些读书大家，由何得趣。这一来，似乎就得板起面孔写高头讲章，其实不然。在读书大家手中，思想和趣味是自然统一起来的。因为，凡认真读书的人，大多会同意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名言：

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，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；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。……

因而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。

不盲从，不趋时，不随俗，不成为一个机器人，一个情欲奴隶，而是认认真真地从书中汲取思想，并且以之为“趣”，以“趣”谈书——这是我们的标的。自然，时代各异，情况多歧，所谓“思想”，不可一概而论，不能以今日之模式，规范昔日之种种，此理易明，读者诸君，幸鉴谅焉！

脉望

一九九五年十一月

书趣文丛  
第三辑

音尘集  
书与回忆  
清明集  
苍洱之间  
欧游三记

黄裳  
周越然  
周劭  
罗常培  
宋春舫等

瓜蒂庵文集  
愉快的思  
寻常的精致  
书城黄昏即事  
天鹅之歌

谢国楨  
叶秀山  
杨泓  
董桥  
孙机  
郑异凡

# 瓜蒂庵文集

## 目 录

### 论 述

清明寒食考 / 3

《营造法式》版本源流考 / 11

记辽陵石刻及其他关于讨论辽陵之文字 / 23

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 / 32

河套民族变迁考 / 67

从《宛署杂记》等书谈到编印北京文献 / 87

李商隐的《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》 / 93

答樊维纲同志谈《而庵说唐诗》 / 95

关于李贺《协律钩元》 / 98

谈汉画像及汉砖画 / 103

江浙访书杂感 / 112

官苑杂谈 / 116

读史随笔四则 / 120

记黄易与庄缙度之藏汉魏碑刻 / 130

“有神无迹”话玉溪 / 137

爱国诗人柳亚子与南明史乘 / 147

鲁迅与中国版画 / 153

评介北京最早的一部志书《析津志》 / 161

## 序 跋

- 《东北史稿》跋 / 175  
雪堂所编丛书解题 / 178  
《一士类稿》序 / 192  
晋谢鲲墓碣跋 / 195  
汉刘平国治路颂旧拓本跋 / 200  
跋汉左元异墓石陶片拓本 / 204  
潘景郑《寄沔填词图》序 / 208  
《西汉碑刻砖瓦拓本辑录》自序 / 210  
《鲁迅与北京风土》序 / 215  
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序 / 217  
王国维先生书孙益庵《〈汉书·艺文志〉  
举例后序》手稿跋 / 222  
《自庄严堪善本书目》序 / 225  
《李君实杂著》跋 / 230  
《中隐堂杂著》跋 / 232  
袁克文《寒云日记》 / 234  
题陆蕘乡《曝书图》 / 237  
题《故交进翰节存》后 / 239  
题王国维先生书扇面绝笔书遗迹 / 241

## 散 文

- 从广和居谈到同和居 / 245

北京书市琉璃厂 / 248  
“教我如何不想他” / 252  
陶然亭与鸚鵡冢 / 254  
天坛·泰戈尔·松竹梅 / 256  
怀念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 / 260  
瓜蒂庵忆旧题记 / 264  
寒斋记 / 269  
记清华四同学 / 272  
新岁赠同学秉南蒋子 / 281

## 游 记

两粤纪游 / 285  
三吴回忆录 / 314  
扬州纪游 / 340  
济南一日游 / 345  
锦城游记 / 348  
香雪海观梅纪游 / 377

## 旧 诗

诗序(五首) / 383  
忆往伤逝 / 385

时事 / 398

赠友 / 401

明港杂诗(六首) / 403

自慨 / 405

纪游 / 417

编后 / 430

书趣文丛……③ 瓜蒂庵文集

# 论 述



# 清明寒食考

——  
早是伤春梦雨天，  
可堪芳草正芊芊！  
内官初赐清明火，  
上相闲分白打钱。  
紫陌乱嘶红叱拨，  
绿杨高映画秋千；  
游人记得昇平事，  
暗喜风光似昔年。

——韦端己《长安清明》。

我们读了这首伤春感旧的诗，把清明时节的景物，描写的蕴藉可爱，亦足使我们心醉了！但是历代的诗人为什么对于寒食清明时候有这种特别的感触？历代的美术家、画家，为什么对于这

docs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个时候要有特别的供献？或是表在图画上面，谱在音乐里面。以我推测起来，其中约摸着有三个缘故：

（一）寂寞惨淡的冬天，好容易的过去了，这时候变换了一个美丽而可爱的世界，浮现在我们眼前。我们好像正在昏送疲倦的当儿，猛然间被一个美人儿轻轻的笑语温柔，把你拍醒了，那时候你心中试问你当怎样慰藉？正如邱迟所说的：

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；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

又如《小窗自记·杂著》上说：

春归何处？街头愁杀卖花；客落他乡，河畔生憎折柳。

但是人们的同情心，非常的重；可是与你最同情的，那不用说，就是你的爱人了！天下的事，一年才一度中秋，花好月圆的事，哪有这样的多，要是和如花美眷的腻友，“同步花阴，共看明月”，那是怎样的快慰！正如宋人的词：

花深深，一钩罗袜行花阴；行花阴，闲将柳带，试结同心。

我们读了这上半阙的词，假若是能“好语温柔，同步花阴”，那是怎样的高兴？但是我们若继续读下半阙的词，其中情味，又当如何？下半阙的词是：

日边消息空沉沉，画眉楼上愁登临；愁登临，海棠开后，望到如今。

所以趁此佳节，触景生情，更增悲思。儿女的文学，因之清明节也就发生了。可是文人学士，感怀伤游，和一生不得已的，感这阳春的景象，就触动文思的也不少，但是也不外这一种的情怀。

(二)节候的关系。如《荆楚岁时记》：

去冬至一百五日，即有疾风甚雨，谓之寒食。

又因历史传流的关系，如周裴《先贤传》：

太原风俗云，介子推焚骸，一月寒食，莫敢烟爨。

到唐代时候，对清明时节非常注意，有特别的游戏和应时的食品。大概这一天，上自皇帝，下至人民，趁着春草初绿的当儿，未有不出去踏青游玩的。那些文人，又把它粉饰一番，所以人民响应于耳鼓里最深。

(三)中国人民最崇尚祭祖，清明是人民祭祖的一个时期，“慎终追远”在一班人的心理上是最易感动的，而那些文人学士，感到生老病死苦的感触，不免咬文嚼字起来，所以流传的作品也不少。如高九万的诗：

南北山头多墓田，清明祭扫各纷然！纸灰飞作白蝴蝶；  
泪血染成红杜鹃。日落狐狸眠冢上，夜归儿女笑灯前；  
人生有酒须当醉，一滴何曾到九泉！

“一滴何曾到九泉”，那又何等的沉痛！

总看以上三个原因，清明节的风俗，就深中我们人民的心理上，以至传到如今，对于寒食清明的观念还是非常的重。

我拟作《清明寒食考》，就是基于甲子清明，我们约着几个朋友乘船逛东直门外的二闸。那时是二三月天气，在北京的天气，依然是初春，两三条柔柳，荡漾在曲塘上面，来往有几个小的鸭子在水上漂来漂去，一抹斜阳，映在城墙角楼上，城上的角声，徐风扑面吹到我们耳边，那时我们不知不觉仿佛是醉了似的都笑起来，却怪我们也不知道笑从何处来的，因此我们认定是已经达到同情心安慰的地步了，所以我们趁此就结合办了一个清明社，凡同游的人都算清明社的社员，后来又办了一个清明中学校，它的校址是在内务部街大方家胡同就算是清明社的产儿。

到今年清明我们的清明社成立已经四年了，无端把我的考证癖被四周岁小孩子的清明社引起来，我就想把清明时节的缘起、风俗、掌故、诗词、歌谣，征集在一块，作一篇《清明寒食考》，但是我正治清代学术史，又加之懒于动笔，要不是我的朋友张贯一督催着我，我恐怕永不会动笔。

但是我先声明一句，我不是考证家，手头书不甚多，只把我所见的抄辑下来，要是像《执改考》之高皇典则，那是敢告不敏的。

底下我又声明一句：我这个稿子，作好了差不多有一年。已经搁在一旁，不去问它，后来为着《国学月报》的第二期出报的时节恰又在清明时候，我就又把它重新整理一下，权应个景儿，这篇就算我作的《清明寒食考》的缘起。

## 二

清明是我国历代相传下来的春天的一个节气，以阳历合计起来，在四月五日或六日这两天。为什么我们清明与寒食并提呢？我们看《荆楚岁时记》上说：

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，谓之寒食，禁火三日。

这一条的注上说：“据历，合在清明前二日，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。”清明与寒食，日子又这样近；而且在历史上又有许多相连的关系，所以民间的传说，“清明”和“寒食”差不多都相提并论；就是类书如《太平御览》及《艺文类聚》都把它抄在一块。

以上把清明和寒食的关系说过。以后再说它的缘起。

大概清明传来极久，在上古榛芒时代，人民将知用火的时候，这清明的掌故，已经印到我们脑子里了。我们从《周礼》在《司燿》和《司煊》这两条上的话可以看得出来。

《司燿》上说：

‘

司燿，掌行火之政令，四时变国火，以救时疾。季春出火，民咸从之；季秋内火，民亦如之。时则施火令。

《司煊》上说：

中春，以木铎脩火禁于国中。

我们拿上两条可以看得出来：上古石器时代，人民不知道用火，那时候有知识的人，就教他们怎样取火，所以郑司农的注上说：“春取榆柳之火，夏取枣杏之火，秋取柞櫟之火，冬取槐檀之火。”是教民取火的一点意思，但是那时候人民才见了火，那是又怎样的惊讶、奇怪。若没有节制，那末，三代时候的洪水世界的舞台上，又要多唱几出“火灾”。所以当春天阳气上升的时候，当时的政府就发出号令，击着柝，摇着铃，教人民“小心火烛”了。又加清明时候的天气，正是仲春时候，天时和物象的变迁，更为显著，在天时方面，据顾亭林《日知录》上说：

季春心昏见于辰而出火；季秋心昏见于戌而纳之，卯为心之明堂，至是而火大壮，是以仲春禁火，戒其盛也。

大概古时，事理还不明白，在在取天时以定人事，所以取火和禁火这一着，也免不了取之于天时。

其次，《气候集解》上说：

清明三月节——按《国语》曰：“时有八风”历独指清明风，为三月节；此风属巽故也。万物齐乎巽，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。

桐始华——（集解略）

田鼠化为鴽——（集解略）

虹始见——（集解略）

气候和天水上既有这样变化，又加上禁火的印象深中人的脑海——可以说这样印象自太古时代就留下来。《太平御览》引刘向《别录》：“寒食蹋蹴，黄帝所造，本兵势也。”黄帝是靠不住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流传下来是很早的了，至于今还不绝。

复次，到汉朝时，民间的传说，又加上一段介子推的故事，更把寒食节弄得“五色灿烂”。这段故事，据《太平御览》上说：“皆因流俗所传，据《左氏》及《史记》并无介子推被焚之事。”顾亭林《日知录》上已经辨它是假的，大概这事的传说始见于《庄子》，《庄子》上说：

介子推至忠也，自割其股以食文公，文公后背之，子推怒而去，抱木而烧死。

燔死这一点，是从此处说起。这段故事的演成大概由燔死以至于禁烟，是经过一个经久的时期。在西汉的载籍上并未有多少提到此事，到东汉，从范曄的《后汉书》我们可以看出一点来。而且寒食这个日子是无定的，如何人死能无定日？顾亭林据《琴操》已辨他为五月五日而非在三月里了。至于这事演化的经过，据《艺文类聚》卷四寒食条上引周裴《先贤传》曰：

太原旧俗云：介子推焚骸，一月寒食，莫敢烟爨。

引陆翽《邺中记》曰：

并州俗冬至后百日为介子推断火，冷食三日，作干粥，今之糗是也。

大概当汉末至魏晋的时候，由介子推的故事，由禁火，一变而为禁“炊烟”。那时候人民很成了一种风气。后来变本加厉，卒至人民不堪其苦。并且这种风俗，不但流传的时代久而“幅宇”还很广。《后汉书·周举传》上说：

周举迁并州刺史，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，有龙景之忌，至其日咸言神灵，禁举火，莫敢烟爨，岁多死者。举作吊书置子推之庙言：“盛寒去火，非贤者意”。今则三日而已。宣示愚民，使还温食，活者甚众，风俗顿革。

我们看这上文，“莫敢烟爨，岁多死者。”可见当世人民被这风俗牵累之苦。我们细审这事的情形，周举仅作一府的知府，那时风俗又这样的蔓延，恐怕是不能断尽。试看魏晋间的诏令还有甚于这件事的。《艺文类聚》引魏武帝明罚令曰：

闻太原，上党，西河，雁门，冬至后百日皆绝火寒食，云为介子推；且北方沍寒之地，老少羸弱，将有不堪之患。令到，人不得寒食。若犯者，家长半岁刑；主吏百日刑；令长夺一月俸。

这一道诏令，有怎样的严厉，这种恶习，才稍稍改除。后经六朝金粉的渲染，到了唐朝，才不但不禁火，还要赐火。唐谢观有一篇《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》，其中有句云：“木铎罗循，乃灼燎于榆柳，桐花始落，赐新火于公卿。”其他唐代作者，赋清明赐火的诗也不少。

又加唐玄宗是一位风流皇帝，因起先的些旧玩意儿玩够了，他翻出来了许多新花样，什么秋千啦，白打钱啦，打球啦。并且那时候民间，因为那一种提倡，又兴出来许多异味的“小吃”，教我们写的人至今还要流涎。你看那时候有多么热闹，真是所谓：

花发洞中春日永，  
月楼西畔好风多。

等我下篇即将遗事游戏和饮食，一一写出。要之：当时还有踏青和祭祖，也是促成清明佳节的次因。

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书于清华研究院

（原载《国学月报》第二卷第二期，一九二七年）

# 《营造法式》版本源流考

《营造法式》三十四卷、《看详》一卷、《目录》一卷，宋李诫奉敕撰。诫字明仲，郑州管城县人；曾祖讳惟寅，故尚书虞部员外郎，赠金紫光禄大夫；祖讳惇裕，故尚书祠部员外郎，秘阁校理，赠司徒；父讳南公，故龙图阁直学士，大中大夫，赠左正议大夫。元丰八年，哲宗登大位，正议时为河北转运副使。以先生奉表致方物，恩补郊社斋郎，调曹州济阴县尉。元祐七年，以承奉郎为将作监主簿。绍圣三年，以承事郎为将作监丞。元符中建五王邸成，迁宣义郎。时先生在将作且八年，其考工庀事，必究利害坚窳之制，堂构之方，与绳墨之运，皆已了然于心，遂被旨著《营造法式》。书成，凡三十四卷，诏颁之天下。先生尚著有《续山海经》十卷、《续同姓名录》二卷、《琵琶录》三卷、《马经》三卷、《六博经》三卷、《古篆说文》十卷，皆不传；《营造法式》独显于世。先生及其父南公事迹，已详于《宋史》及程俱《北山小集》中。

是书首为《看详》，释方圆平直，规矩准绳之事。第一、二卷为总释，释建筑之名物，说明算术之定例，及当时功限格令等

事。第三卷为壕寨及石作制度。第四、五卷为大木作制度。第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诸卷，为小木作制度。凡屋宇之结构，属之大木作；凡门、窗、栏、装饰、器用，属之小木作。第十二卷为雕作、旋作、锯作、竹作制度。第十三卷为瓦作、泥作制度。第十四卷为彩画作制度。第十五卷为砖作、窑作制度。第十六至二十五卷为诸功限。第二十六至二十八卷为诸作料例。第二十九至三十四卷为诸作图样。总计是书所列先为名例，次为制度，再次为功限、料例，末为图样；纲举目张，条理井然。

瞿宣颖先生称是书约有六长：“疏举故书义训，通以今释，由名物之演嬗，得古今之会通，一也。北宋故书，多有不传于今者，本编所引，颇有佚文异说，足资考据，二也。凡一物之制作，必究其形式，尺度程序，咸使可寻，由此得与今制相较，而得其同异，三也。所用工材，虽无由得其价值，而良窳贵贱，固可约略得，四也。程功之限，雇役之制，搬运之价，兼得当时社会经济状况，五也。华纹形体，若拂菻、师子、频伽、化生之类；得睹当时外族文化影响，六也。”据此，《法式》一书，不独为研究吾国建筑规矩准绳之书，即其书中所引诸书，如《周髀算经》：“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万物周事而圜方用焉”一条，多出四十九字；足以是本校勘古籍。而总释中所述宫阙殿楼爵头铺作之名，博引训故，通以今释，吾国建筑术语，尚无定名，欲编词典，舍此莫由。是则《营造法式》一书，为宋以后吾国古籍中创获之作；而为研治吾国建筑之秘典已。顾其书原刊久佚，传钞诸本，互有异同，非藉资众长，广事雠校，不足以见原书之真相，而供学者之研究。楨于建筑一道，所知甚鲜，仅于宋代《营造法式》之所以编制，与版本传钞之流传，举其一得之愚，以为研治是书之一助焉。

按明仲官将作监之职，《法式》为将作监之官书，《宋史》卷一百六十五《职官志》四云：

将作监，旧制，判监事一人，以朝官以上充。凡土木工匠之政、京都缮修隶三司修造案；本监但掌祠祀供省牲牌、镇石、炷香、盥手、焚板币之事。元丰官制行，始正职掌。置监、少监各一人，丞、主簿各二人。监掌宫室、城郭、桥梁、舟车营缮之事，少监为之贰，丞参领之。凡土木工匠版筑造作之政令总焉。办其才干器物之所须，乘时储积，以待给用，庀其工徒，而授以法式；寒暑蚤暮，均其劳逸作止之节。凡营造有计帐，则委官复视，定其名数，验实以给之。岁以二月治沟渠，通壅塞。乘舆行幸，则预戒有司洁除，均布黄道。凡出纳籍帐，岁受而会之，上于工部。熙宁初，以嘉庆院为监，其官属职事，稽用旧典，已而尽追复之。元祐七年，诏放将作监修成《营造法式》。八年又诏本监营造检计毕，长贰随事给限，丞簿、复检。元符元年，三省言将作监主簿二员，乞将先到任一员，改充干当公事，候成资替罢。从之。崇宁五年，诏将作监应承受前后特旨应副外，路并府、监修造，差拨人工物料，遵执元丰条格，不得应副。宣和五年，诏罢营缮所，归将作监……

章钰《读书敏求记校证》云：

此书《宋志·史部·仪注类》《营造法式》二百五十册注：元祐间卷亡。《子部·五行类》：李戒《营造法式》三十四卷。戒、诚字少异，不载《目录》、《看详》，而卷数相符，知即此记著录之本矣。

是此书《宋志·仪注类》称二百五十册，《子部·五行类》称三十四卷，盖《法式》原书犹如清代工部之则例，哀举甚繁，先生乃

删繁就简，定其名物，一其制度，定为成法，于建筑之功不可谓不伟。至《看详》称总三十六卷，而原书目录及《宋志·子部·五行类》，称三十四卷，或疑制度一门阙二卷，当为后人合并。铁琴铜剑楼瞿氏乃谓：“其实目录一卷，《看详》中已言之，《敏求记》亦言《目录》、《看详》各一卷，合之正三十六卷。”其说当不为谬。

至《法式》一书之刊刻，共有二次；一为崇宁二年本，一为绍兴十五年本。崇宁本刊刻之由来，原书卷首所列劄子云：

……窃缘上件《法式》，系营造制度工限等关防功料最为要切，内外皆合通行，臣今欲乞用小字镂版，依海行敕令颁降取进止。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：依奏。

此崇宁本之所以刊成。至绍兴本则由丁丙八千卷楼藏钞本附录有一条，兹照原式钞录于后：

平江府今得

绍圣《营造法式》旧本并《目录》、《看详》共一十四册

绍兴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校勘重刊

左文林郎平江府观察推官陈纲校勘

宝文阁直学士右通奉大夫知平江军府事提举

劝名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 王唤重刊

又文津阁四库本是书卷三十二小木作制度图样佛道帐经藏有“行在吕信刊”五字，同卷第二十二页天宫壁藏有“武林杨渊刊”五字，吾人由此数条可以知绍兴本之所以从来矣。

吾人所必须研究者，崇宁及绍兴间因何而有刊刻《法式》之事，此诚可以注意者。盖在北宋徽宗之时，承平日久，徽宗喜事园林土木，故有建筑艮岳等举，而先生在当时有建筑五王邸、辟

雍、尚书省、朱雀门、景龙门、九成殿、开封府廨、太庙营房明堂等事。至南宋之时，高宗即位，临安草莱初辟，甘守偏安，无收复失地之心，当时主和之臣，若秦桧之流，从中怂恿，偷安苟活，又当时有市舶司之设置，与海外交通，经济赖以不匮；故临安踵事增繁，顿成承平气象。吾人读《梦粱录》卷八有大内德寿宫、太庙、景灵宫、万寿观、御前宫观等条，又徐松辑《宋会要》方域门记载：绍兴以来，建筑宫殿太学贡院等事，按时记载，历历可考。又吾人更可注意之一事，重刊《法式》之王唤，为秦桧妻王氏之弟。据《宋会要》：绍兴十三年知临安知府，后又知平江府；平江即今之苏州，光绪重修《苏州府志》卷五十一《职官》条云：

王唤字显道，华阳人，绍兴十四年三月以宝文阁直学士右通奉大夫任，十七年正月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
又《杂记》条云：

秦桧妻之弟王唤，字显道，绍兴初知府事，峻于聚敛，酷于用刑，然其施为亦有可取，兵火之余，故墟瓦砾山积，乃录入城小船，出必载瓦砾以培塘，人以为便，石之破碎者，积而焚之，以泐官舍，不赋于民，而利有余，……

当南宋之时，临安、平江均为刻书最佳之处，王唤为秦桧之妻弟，又峻于聚敛，故能迎合高宗苟安之志，而有刻《营造法式》之举，荟萃良工，雕为善本，虽其用心固未必佳，然要不可不谓有功于建筑之学者也。

自《营造法式》刊行以后，北宋时晁载之即钞录其书于《续谈助》，南宋庄季裕亦著录其书于《鸡肋篇》。晁氏钞于崇宁五年，

距《法式》刊行时仅三年，则其书见重于时可知。

然自靖康南渡，王室荡然，宗器古物，均虏掠而北。于是东都刻书之胜，由汴京而移平水，宋室故物，已略无余烬；南都则首推临安，所刻版片，降及元明尚有存者；叶德辉明《南麇志经籍考序》云：“明时监本，多从宋元版补修，近日藏书家群相推重。”故明《文渊阁书目》，《法式》有五部，未详卷数；《内阁书目》有《法式》二册又五册，均不全。《南麇志》作三十卷，注云：“存残版六十面”。是知崇宁刻本《法式》，自靖康之难以后，世间已成绝响；即南宋绍兴刻本，《内阁书目》已仅著录残卷及版本残片而已。故历明清两代，私家著录，竞尚影钞，其绍兴原刻，已成星凤，吾人欲复《法式》旧观，亦惟有私幸发现内阁所余之南宋残本，庶乎可以稍识本来面目。自清季以还，迁内阁大库之书于国子监南学，由南学展转迁徙于午门及京师图书馆等处，即此残存数卷已荡然无遗。幸于其中发见《法式》第八卷首页之前半页，又八卷内第五全叶，每半页十一行，行二十二字，说者遂谓崇宁真本复现于世。然吾窃疑清代内阁大库，承明之旧，明代内阁所藏监本，多因宋元之旧，《法式》为官修之书，则亦与监本为同类之书，且吾观文津阁四库《法式》每半页八行，行二十一字，四库本依据范氏天一阁进呈影钞本，其缺第三十一卷，由《永乐大典》本补出，四库诸书，格式皆同，故不照原式。又丁丙八千卷楼钞本，每半页十行，行二十二字；丁本号称张蓉镜本，然未可为据。惟晚近故宫殿本书库，发现钞本《法式》，有钱遵王之印，每半页十一行，行二十二字；卷后且有平江府一条，与丁本相同，行款格式，皆与内阁所发现号称崇宁本之格式皆同。

是书《天禄琳琅书目》未著录，惟王先谦《东华录》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条有：“礼部等衙门，遵旨议复购求遗书，应令直隶各省督抚出示晓谕，如得遗书，令各有司会同儒学教官转详督学及该督抚，酌定价值，汇送礼部，其无刻版者，亦令各有司雇募缮

docs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写，交礼部汇缴。”是书当于是时进呈内府，虽非钱氏原本，然必由钱氏原本影钞而出者，故所钞皆较他本为工，因此可知昔人以绍兴本为十行本为误，则昔人所谓崇宁本者，殆即所谓绍兴本欤。自张氏爱日精庐影钞《法式》以后，若甬宋楼陆氏、铁琴铜剑楼瞿氏，皆有影钞本；安得合众本而一校之，或再能重发现有绍兴年号之宋本残片，则崇宁本与绍兴本之疑问，不难自见也。

《法式》一书，自《宋史·艺文志》收录以后，历代藏书家著录甚繁，兹将耳目所及各书，钞撮于后，而《法式》流传之胜衰于此可见一般。

宋明以来各家书目著录《营造法式》表

宋	明	清
宋史志	国史经籍志	绛云楼书目
郡斋读书志	明南雍志经籍考	读书敏求记(述古堂即钱氏斋名)
直斋书录解题	明文渊阁书目	四库提要
文献通考(误作李诚)	述古堂书目(故事职官类)	张氏藏书志
	天一阁书目(孙本四册)	带经堂书目
	也是园书目	秦汉十砚斋书目
		传书堂书目
		铁琴铜剑楼书目
		归安陆氏旧藏宋元本书目
		仪顾堂题跋
		善本藏书志
		观古堂藏书(著录杨墨林刻本)
		邵亭知见传本书目(著录山西杨氏新刻丛书本)

由上表可知清初各家书目著录极鲜，自钱氏传钞本流传于

世，于是各家皆竞尚其书，洎乎晚清江南丁氏、瞿氏、陆氏皆有传钞之本，几乎各守一编矣。

要之，《法式》一书，在宋时仅有崇宁、绍兴两刊本，崇宁本既不传于世，绍兴本吾人可知者，仅有残页及影钞本。至《法式》刊行以后，钞撮其书者，在宋则有晁载之之《续谈助》，有《十万卷楼丛书》本、《粤雅堂丛书续编》本。庄季裕之《鸡肋编》，有《碧琳琅馆丛书》本。在明则有唐顺之《稗编》，明刻本陶宗仪之《说郛》。惟通行本编目不同，多不载其书。

至影钞宋绍兴本，在明代吾人可知者，钞本有三：一，明人钞本，据邵渊耀跋；二，天一阁钞本，四库本即据天一阁本及《永乐大典》者撮合而成；三，述古堂钱氏钞本。钱氏盖本诸牧斋，故《绛云楼书目》有《法式》六册，钱曾跋称：“是书牧翁得之天水长公。己丑春从牧翁购归，牧翁又藏梁溪故家镂本，庚寅不戒于火，独此本流传人间。”其后张金吾月霄氏得影写述古本于郡城陶氏五柳居。道光间张蓉镜又影钞张月霄氏之本，洎后清季各藏书家如铁琴铜剑楼瞿氏、皕宋楼陆氏、八千卷楼丁氏，各有藏本；吾疑以上诸本非由钱氏之本，即由张氏之本所出。即故宫新发现之影钞本《法式》，亦由钱氏本所出也。当时又有带经堂陈氏本。陈徵芝《带经堂书目》卷三跋云：

此从影宋本传钞，陈氏之书大半归周季旼，季旼挂误远戍，所藏遂归吴中蒋凤藻香生。

则密韵楼蒋氏传钞本，殆亦钱氏之别裔欤。

自明以来，翻刻《营造法式》者，则梁溪故家刊本著录极罕，叶德辉《观古堂书目》谓藏有道光□□杨墨林刻本，莫友芝《邵亭书目》著录山西杨氏刻丛书本，所谓丛书者，指杨氏《连筠籀丛书》而言；今本丛书目下注嗣出二字，吾意道光去今未远，何以

所刻之书，未流传人间。然道远僻塞之地，刊本不易流传，如方玉润之《诗经原始》，原刊本极不易得；然至关中则所见不鲜，是则杨氏刊本，或犹存人间，亦未可知也。

往者藏书诸家喜藏《法式》一书，不过叹为秘籍而已，于建筑之学，为《法式》本身之研究，尚未暇及之也。民国八年，紫江朱桂辛先生启铃南游金陵，获见江南图书馆藏丁氏本，惊异宝贵，亟请商务印书馆影印，《法式》一书始流传于世。越六年，既发现内阁大库宋本残叶，爰属武进陶兰泉先生湘取文溯本，暨吴兴蒋氏密韵楼本、丁氏本，互相勘校，重为绘图镂版行世，《法式》一书，始稍稍可读。当此书传布之后，英人叶慈氏 (W. Perceval Yetts) 曾有评论，登载《英伦杂志》中，德人德米维尼氏 (M. P. Demieville) 亦有评论，是此书出版之后，响应于世界可知。至民国二十二年春，陶君编故宫所度藏殿本书目，发现影钞宋本《营造法式》，行款格式，与宋本相同，陶君亟以相告，惊为奇迹，乃由刘敦桢、梁思成、单士元诸先生及桢等，用丁本相校，复取陶氏刻本与文津本及《续谈助》相校，其图样则用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万八千二百四十四漾字韵《营造法式》卷三十四残本像片相校，可以补旧本不足者甚多。

《法式》一书，版本传钞之繁，既如上述。英人叶慈氏所著《营造法式》之评论中，首列一九二五年版《营造法式》材料之来源及所引证之书籍图表，征引版本，尚有可以补证之处；然借此可以略见一般。其文刊在《汇刊》第一卷中，兹不另述。

今据诸本相校，可分文字、图样二类。兹先言文字之异同：四库文津阁本，改十一行为八行，改二十二字为二十一字，故胥吏钞写，自多舛谬；即如丁氏本改十一行为十行，字数亦多不齐，惟行款字数不一，则易脱落。故丁本卷六，与故宫本相校，脱第二页全页，其脱落处，正十一行本由第一页至第二页衔接处也。其书又缺小木作一页。又《法式》卷第四第三页文内，遗漏五

曰慢拱一条，用故宫本补足，其文：

五曰慢拱，或谓之肾拱，施之于泥道瓜子拱之上，其长九寸二分，每头以四瓣卷杀，每瓣长二分，骑榱及至角则用足材。

此条为前刻诸本所无，尤为重要。是校雠之事，当以古本为善。然亦有不能专恃古本者，即以此书而论，晁载之之《续谈助》，钞于崇宁五年，其书可谓古矣；乃吾取与刊本相校，可以补正刊本者，正复不多，是非熟读其文，深知其意者，不能详校而贯通之。

因此，于版本互相雠校之外，以意汇通其书，于不可解之文字，可以稍得其解者，可得数例：

- (一)以数学校《法式》例 《法式》卷四第三页华拱转角斜出跳之长，故宫本、丁本皆作“假如跳头长五寸，则加二寸五厘之类，后称斜长者准此。”陶本二寸作二分，梁思成先生以三角术证之，知五寸正方形，其斜角线应长七寸零七厘强，仍以故宫本、丁本较近。
- (二)以本书校本书例 如《法式》卷十第十三页，“牙头护缝”下疑有脱简，刘士能先生据《法式》卷二十五彩画作功限，“牙头护缝，应抹绿，或解染青绿”，补其言之未备。
- (三)以他书校本书例 如《法式》卷十四第四页五彩遍装制条云：“四曰团窠宝照”，诸本“窠”均作“科”，或作“料”；朱桂辛先生据《新唐书·车服志》：“六品以下服绫，小窠无文”，断应作窠，其文自通。
- (四)贯通本文例 如“伏兔”、“搏风”、“举折”为本书之专有名词，如“伏兔”而写为“伏兔”，“搏风”而写为“博风”，则

知其必讹矣。

以上数例，不过举其尤著者而言，至如数目等级等名，少差一字，其谬已多，非熟于其事，不足以言营造之用。故校讎是书，必须于版本校讎之外，而能贯通其理，目验其事，然后其书庶乎可读矣。

至本书图样，原于解释本书而设，工匠之事，其理至精微，非别为图解不能明也。如本书卷四大木作制度，栱料之制，原分华栱、泥道栱、瓜子栱、令栱、慢栱五等；如无卷三十《栱料等卷杀之图》以明之，则其文即不知其作何解矣。故工艺之有图，犹读史之有表，其用乃尤重于文字。本书所列图样至繁，兹先就大木作、彩画作而言之：

(一)大木作 丁本大木作制度，据梁思成先生研究，间架构造，误者不少，与故宫本相校，如卷三十一第五页，殿堂等五铺作、本四柱，丁本乃多而成五柱，其谬殊甚。卷三十一第十三页，八架椽屋乳栱对六椽，少一柱；又第二十页六架椽屋，错画安柱地位，少差分毫，其事即不可应之于用。文津阁四库本图，似较丁本为胜，大木作间架亦不误，然其书为厚宣纸钞本，细部已失其本来面目矣。

(二)彩画作 彩画之制，其事极为细微，累经传钞，则尤不易辨识。丁本卷三十三、卷三十四彩画制度，与书中原则多不一致，其谬甚繁，可以与丁本相校者，除故宫本外，尚有《永乐大典》所存《营造法式》第三十四卷残本像片可以取校。今按彩画之制，其地分青绿红金白五色；通用者多为青红绿三色，金则用之于极贵重之处，白则用之于极普通之处，其用甚鲜，均为例外，如彩画全用白地，则已失去本书之旨。且也建筑彩画等事，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气，如宋代之建筑而用清代之制以推测